

文学世界

Literary World



3

文學世界

第三期

1988年7月16日出版

稿 例

- 一、《文學世界》園地公開。歡迎來稿。
- 二、歡迎反映香港現實的創作，反映各地華人生
活現實的創作及海峽兩岸的優秀作品。
- 三、歡迎初學寫作者投稿，也歡迎名家對香港文
學、海外華文文學作品進行評介。
- 四、徵求小說、散文、詩、雜文、劇本、影視文
學等創作，徵求名家書簡、札記，華人名人、偉
人的文學傳記，紀實文學和報告文學。徵求各地
華人文學的文藝動態、文藝思潮、文藝創作問題
和華文文學史料等稿件。
- 五、文章一經採用，當致稿酬。
- 六、來稿一般不退，擬錄用的稿件在三個月內通
知作者。

社 長：	犁 青
主 編：	犁 青
經 理：	衛 河
出版社：	文學世界社 香港告士打道109號1303室 電話：5-752018
編輯室：	香港告士打道109號1303室 電話：5-752018, 5-8921468 電傳：81225 MYSI LHX 圖文傳真：5-8919469
印 刷：	劭華印刷廠 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116號2樓 電話：3-418393
發行者：	文學世界社
定 價：	港幣二十元（郵資另付）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冰心老人閱讀
《文學世界》第二期



卡桑、張詩劍、傅天虹、
犁青、非馬、何達、
陳浩泉、沙孫、王華隆。



周明、犁青、陶嘉亮、
理由、陳明、聶華苓、
蔣勳等。



刊前語

香港在世界華文文學界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中國文學的窗口；它有自己的特色的文學；在目前及將來它是海峽兩岸文學交流、融匯、整合的聖地；它和亞洲華人地區如新、馬、泰、菲、印等地的華文文學容易互相借鑒、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它也是世界各地如歐、美的華人及華文文學的聯繫紐帶。它是一個站、一座橋、一道綺麗的虹。

由於各國家地區華人社會及華文問題的複雜性，各華文作家、詩人處境互為不同。因而，「文學世界」的作品力求在內容和風格上「兼容並蓄」，擇優發表扎根於各國家地區的現實生活裏具有特色的作品。重點發表著名華人作家詩人的作品和其評介文章。或重點組織發表華文文學「專輯」。而其中詩論或詩作的份量甚重，故每期的《詩世界》專輯，也就具有了單獨的「詩刊」的實質了。

年來，各國家地區的華文文學的交流工作在蓬勃開展。上半年，在大陸，先後召開了：「珠江電視詩會」，「毫州當代詩歌討論會」、「瀟江詩會」、「北海灣詩會」及「金陵詩歌節」等。在亞洲地區，繼一月份「第三屆亞洲詩人會議台中大會」以後，又舉行了「第三屆亞洲華人作家會議」（馬來亞）「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在台作家聯誼會」「港澳深珠穗作家座談會」（深圳）、「當代中國文學國際會議」（台灣）等。即將舉行的有：八月份的「第二屆華文文學大同世界國際會議」（德國主催）「國際筆會漢城大會」及十一月份，有四十個國家地區、三百人參加的「第十屆世界詩人大會」（曼谷）等。而「文學世界聯誼會」的會員也已遍佈於香港、大陸、台灣、澳門、新加坡、馬來亞、泰國、印尼、菲律賓、日本、南韓、美國、加拿大、德國、瑞士、法國、澳大利亞等十七個國家地區。他們除了在「文學世界」上發表作品，互相交流、學習，共同推進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工作以外，也參與了各個國家地區的文學交流和發展工作。

再過一季，「文學世界」和「文學世界聯誼會」將屆週歲。企望各地的華文作家詩人，對如何充實和提高《文學世界》和《文學世界聯誼會》的組織和工作方面，結合香港在世界華文文學的地位和有利條件，提出積極性的具體意見。

世界華文文學匯集（專輯之一）

台灣文壇
泰華文學

台灣 翟君石：兩年來台灣文藝概況
廣州 周新心：泰華文學六十年

一五七
一六三

菲華詩壇

泰國 王松：夢莉散文評介
菲律賓 和權：菲華詩壇近況

一七八
一八一

印尼華文

廣州 潘亞瞰：風行水上是君詩——評月曲了詩
香港 犁青：印尼華文文學現狀

一八八
一九一

新馬文學

蘇衛紅：《印尼華文小說選集》後記
宋永毅：論王潤華詩作的學者型傾向

一九五
二〇〇

瑞華作家

上海 王振科：華僑題材的新開拓——《南洋悲歌》
北京 雁翼：趙淑俠文集序言

二〇九
二一五

致讀者和作者
詩世界
詩人專論

英國

葉繼康：洛夫論
李魁賢：台灣詩人的反抗精神

二二〇
二二九

長詩評論
長詩創作

台灣 古繼堂：一顆閃亮而神秘的星——秩犁子
北京 葉櫓：呼喚長詩力作
北京 邵燕祥：最後的獨白
北京 張志民：夢的自白

二七一
二八一
二八四

上海 黎煥頤：登大雁塔放號
湖北 熊召政：一九八七，官僚主義在中國
福建 舒婷：銀河十二夜
北京 北島：白日夢

二九五
三一五
三一六
三二二

遠來的和尚……

北京 冰心

我叫錢清，他叫錢宓，我們是三十多年前在美國認識的。

如今他就坐在我的對面，一身筆挺的藏青色西裝，皮鞋擦得鈺亮，却戴着一條黃色綉着金龍的緞子領帶，似乎顯得俗氣，這就是錢宓！他也許看着我這一身退了色的藍布中山裝覺得寒儉呢。

我是四十年代末期在國內一所名牌大學得了生物學的學士學位，又得了美國東部一所名牌大學的獎學金去進修的。因為成績還不錯，得到了系主任威爾遜博士的欣賞，我跟他寫了碩士和博士的論文。得到博士學位後，他又留我在系裏當了他的助手。

也就在這時，我認識了我的妻子，艾輻。她是台灣人，可是對於大陸祖國的一切，十分嚮往。他學的也是生物，和我接觸很多，又知道我是從北京來的，總是追着我問關於北京的名勝古迹，說是「要能回去看一看多好！」她還說：「她的名字本來叫『幗英』，因為熱愛祖國，自己把『英』字去掉了，因為『艾輻』叫上去就是『愛國』。那時台灣和大陸還絕對不能來往，我本來就從心裏喜歡她，就和她開玩笑說『除非你和我結婚，我就能把你帶回去』她紅着臉打了我胳膊一下，她一向很拘緊，這種表示是她從來沒有過的。我就大着膽子，拉着她的手說：『你如和我結婚，回到大陸，就不能回台灣去了。』她還是紅着臉，低下頭去說：『我台灣家裏上有兄姐，下有弟妹我的父母是不會太想我的。』就這樣，我們在美國結了婚，一年後我們有了一對雙胞胎女兒，一個叫『紀中』，一個叫『念華』，也是艾輻給她們起的名字。

也就是這時，錢宓從國內來了，他是自費留學的，也想學生物，知道系裏有中國老師，便來找我，拉起『同胞』的關係來，親熱得了不得！但是他的英文程度很差，我就推薦一個急於找工作的女生幫他補習。這個女生叫玲達，（她的母親是個黑人，她長得却完全是白種人的樣子，白皮膚，藍眼睛，一頭淺黃的捲髮，因為她從來沒有見過父親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她便姓了母親的姓。）錢宓和她不久就戀愛上了，錢宓家裏大概很有錢，因為我們看見玲達戴上了一隻很大的鑽石戒指。他們結婚後，錢宓還花一大筆錢把

琳達的母親送到芝加哥她兄弟處去，因為他怕朋友看見她有個黑人的「丈母娘」。

錢宓結婚後，兩年中間也生了兩個女兒，一個叫琳達，一個叫露西。她們常到我們家來玩。我們在家裏都說中國話，琳達和露西都聽不懂，因為她們的父親從來不教她們說中國話，哪怕是簡單的一兩個字！但是紀中和念華上的都是美國小學，她們可以用英語交談。

在美國的十幾年，匆匆過去了，在威爾遜博士的苦留和祖國母校的敦促下，我還是選擇了回國的道路。這時錢宓又來找我，問我能不能在我任教的這所大學裏替他找個位置，他笑着說：「就聽他們都親昵地叫你『錢』、『錢』的，也許他們會讓我這個姓『錢』的，頂了你的缺。」

我膩煩地看了他一眼，說：「你自己去同威爾遜主任說說看。」我們一家就忙着收拾回國了。

這都是許多年前的事了。這二十年來，他回國來了好幾次，在蔣介石未死之前，他是回大陸一次，也必到台灣一次，也都說是探親訪友，也想法到各大學去演講。蔣介石死後，他就不去台灣了，專跑大陸。據我在美國的中國朋友信中說，他自稱是國內大學請他回去講學的。他每次回來總要通過外事部門以美籍華人教授的身份請見政府領導，於是報紙和電視上，也有政府領導接見他的短短的報道和鏡頭……

他對我倒是很殷勤的，這時正問着我們的近況，我說：「我還是教我的書，艾輞在生物試驗室裏當了個副教授。紀中是個北師大的畢業生，現在正教着中學。念華是醫科大學畢業了，正在大學的附屬醫院裏實習。」同時我也問他，他笑說：「琳達是個地道的美國式的賢妻良母，我的兩個女兒都和美國人結了婚，對方都是商業界人士，至於他們做什麼買賣，我也沒有細問，反正她們都過的不錯，因為她們都不必出去工作。」

艾輞把整治好的茶點端了出來，放在茶几上，我們正要開始吃茶，外面的汽車喇叭響了，錢宓趕緊扔下茶巾，站了起來，說：「對不起，我要去受領導的接見了……你見過這幾位領導沒有？」

我也笑着站起來，說：「我一個普通的教授哪會有被召見的榮幸？只不過在開政協會議的時候，在台下靜聽他們的報告……」錢宓也不知聽見沒有，脚步早已跨出了門外。

我們把他送上了車，艾輞關上了院門，回頭撇着嘴對我笑說：「這真是遠來的和尚好念經！」

1988年4月28日晨

純真而深厚的友誼

葉聖陶、冰心和巴金之間

香港 余思枚

一九八八年二月九日，（農曆十二月廿九日，丁卯年除夕）上午八時二十四分，「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元老、著名的語文教育家和雜誌編輯葉聖陶（紹鈞）老人——一位被同代人尊為一代完人、萬世師表的傑出文學家、教育家和出版家，不幸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四歲（公元一八九四年十月廿八日生）。自從一七七八年葉老害了一場大病之後，又住院多時，他告別人世已是親友們意料中的早晚間事。但噩耗一旦真的傳出，對於廣大的中國文藝界、教育界和出版界人士，仍是意外的驚愕、唏噓與哀傷。雖然生老病死是誰也違抗不了的自然規律，可是敬愛葉老的人們想到他平日裏是一個正真寬厚、謙虛熱情、樂觀向上、敢言直說的人，以為他也許還能振作地活一段日子，所以都企盼他能活過一百歲。結果他就差十幾個小時，也捱不過舊曆年，送不了兔，迎不了龍，竟在辰龍年到來之前撒手塵寰！

《文藝報》的副主編吳泰昌聞訊趕到葉宅。他一方面幫忙葉家辦理後事，另一方面又急急忙忙地掛電話通知文教界的有關人士以噩耗和掛電話給上年紀的文教界老前輩們的家人，叫他（她）們小心提防其家長在沒有心理準備下就在中央人民電視台的一時事新聞一聯播節目中看到這個噩耗。吳泰昌耽心葉老的死訊會成了冰心、巴金等老輩作家心底深處一道突然大出血的傷口。前者包括張光年、嚴文井、王蒙、吳祖光、劉心武、黃裳，後者包括冰心的女兒吳青、巴金的女兒李小林。吳泰昌爲了要瞞住巴金老人，還趕到

電訊局發了一份賀年電報給巴老，祝他「龍年健康、快樂、長壽」！

吳泰昌有過一次這樣的經驗：一九八三年春天的一個正午，他正在巴老上海的寓所客廳裏交談首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評選的事時，巴老的女兒小林去接電話，當她「啊」地失聲叫出一「茅公」時，巴老就匆忙地從沙發站起來，急忙走過去把電話接過來，只聽得他用濃重的四川口音吃力地說：「我很吃驚，我很難受，他是我尊敬的老師，幾十年如此。……」放下話筒，巴老站了一會，獨自走出客廳，到後院去。他的情緒突然低沉，客廳的氣氛整個都變了。之後，巴老好幾天不說話，只在沉思。

那時，巴老的身體比現在要健康一點，終於能抵住失去老友의 哀痛。現在，他的健康已大不如從前，他能受得起刺激嗎？

認識吳泰昌的人，都知道他為人熱情而機靈，樸實而灑脫，又特別懂得關心、尊敬前輩。加上他的工作崗位需要他經常去串門組稿，所以文藝界的人士，不論份屬老、中或青都是他的好朋友。老一輩的作家甚至把他看成爲家中的小輩一般，對他真話直說，常不客套或不轉彎。

中央人民電視台的下午七時全國聯播的「時事新聞」節目，是關心國家社會大事的冰心、巴金每天所必看的節目。

葉老逝世那天下午七時之前，冰心的女兒吳青剛剛要去接聽電話，忽視了阻止他母親依時收看「時事新聞」節目的勸告；身在北京的冰心老太太，自然是依時地從電視中看到和聽到了葉聖陶當天早上病逝的消息，也立即像受了重錘地呆在椅子上，說不出話來。吳青放下電話，發覺悲傷地沉默的母親神色不對時，已經太遲了。

同一時間，巴金在上海也習慣地掀開了電視機的樞紐，安坐在沙發上看新聞聯播節目。他自然也同樣地從「時事報告」中得悉了葉聖陶逝世的消息。這新聞對他真的有內心深處突然受了劍創似地感到一陣空虛、震蕩而且悲痛莫名的情緒衝擊。時事報告雖然只是一剎那，但葉聖老的噩耗却使巴老彷彿陷入了時光墜道，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悠久，現實世界才又恢復正常的平靜……

冰心問她女兒說：「泰昌這個家伙，中午時來的電話跟你說了些甚麼？」

吳青支唔地答道：「沒什麼，閒話。」

「葉聖老的事，我都知道了，你們別再瞞我了。」冰心平素那張充滿慈祥微笑的臉，現出的竟是緊張、淒然的神色。「給我掛電話給泰昌！」吳青那敢怠慢，連忙依母親的話去做……

剛忙了一天，回到家中想借電視鬆弛一下神經的吳泰昌，突然聽到家人叫他接聽電話：「快來，吳青找你！」吳泰昌的心，禁不住卜地跳上咽喉。他心想：別又是老太太出了事！

原來一九八五年，冰心老太太爲了接他的一個電話，心臟病突然發作，險些釀成大禍，至今想起來他仍然心有餘悸。那次是吳泰昌向冰心老太太報告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選舉主席的事，吳泰昌告訴她：「巴老票第一，××第二，××第三，……」她聽着，接連問了幾個人的票數。當吳泰昌一一回答時，電話筒裏突然傳出嘈雜的聲音，他聽得出是吳青的比她娘較爲粗重的聲音：「不好了，娘心臟病犯了！快快，叫急救。……」吳泰昌拿着話筒，又叫又嚷，總是沒人回話。他心知不妙。幸而，那次老太太在大夫的急救下，恢復正常，安靜地入睡，他才真的安下內疚的心來。

這次冰心老太太在電話中傳來的聲音很平和，他問了些葉聖老後事的細節，如甚麼時候舉行遺體告別儀式，葉家有甚麼困難，誰將出面主持喪禮等，就吩咐他代辦送花圈的事。她最後却鄭重地問：「老巴那邊，你打點了嗎？」冰心老人，知道巴金跟葉老的友誼是十分的深厚，她真耽心巴金聞訊會大受打擊，倘若發生意外，定然非比尋常。

「我已經一早給小林去過電話。……」

「小林怎麼樣說呢？她重視嗎？」冰心追問着道。

「會重視的。我反復地作了交代，小林會做好防範工作的。」吳泰昌滿有信心地回答。「小林是個玲瓏的人，老太太妳別耽心了。……」

誰料李小六救是剛剛有事離開客廳，沒有預防她父親會依時地、習慣地去收看電視上的時事報告節目。當巴金知道葉老不幸病逝的消息，剎那間無數往事都匯上心頭。從一九二九年他從法國回來，去上海訪問那位替他經手將處女作、他在法國時寫的小說《滅亡》安排出版的朋友周素非，從而看見《小說月報》上登的預告時，知道他的《滅亡》被這時當《小說月報》的編者葉聖陶採用了……

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八八年，大半個世紀都過去了；在這大半個世紀（五十九年）之中，多少事情發生了，多少考驗經歷了，巴金跟葉老的友誼却是從淺到深地發展起來。這一切歷歷在目，巴老又如何能一下子接受葉老的死訊。

這時，他的女兒小林從廳外進來，見到電視機開動了，才驚覺不妙。吳泰昌明明再三地叮嚀自己小心防範父親看到七時正的「時事報告」節目，爲甚麼偏偏忘掉了、忽視了、——他在自責。這時，巴老朝她

道：泰昌一定早就知道葉聖老的事！他給我發賀年電時，他就已經知道了。但他不告訴我。他是着意瞞我。他吁了一口氣，又道：「你給我掛電話給他，我要知道更多的事實。……」

於是，剛放下冰心老太太電話，心緒不安的吳泰昌，又聽到了巴金老人的聲音：

「泰昌啊，葉聖老的事，你別瞞我了。你把事實一一告訴我吧！……」

平時說重話的吳泰昌，這下子急起來，更是說話不順暢。

「都、都、都過去了，您老保重。此地的事……」

「請您代我向葉聖老的家屬致意，請至善，至誠他們節哀！」巴老的聲音低沉，低沉得令吳泰昌聽起來有如一塊又一塊的大石朝他壓過來，「向葉聖老親屬問候！」巴老重複地吩咐着。

「一定，一、一、一定。我會立即轉達。」吳泰昌感受到巴老的沉重哀思。「您老別耽心，我會幫至善他們辦好後事的。」

放下電話，吳泰昌繃緊了神經，唧咕地道：「小林怎麼搞的，吳青疏忽，她也不小心？巴老能心境平靜嗎？」

放下電話的巴金獨坐久之不語，他的心境是不平靜的。這時，已是晚上八時，該是一家團聚、歡歡喜喜地在一塊吃團年飯的時候了。可是，他的家屬，誰也不敢去驚動他，更加別說是開飯了。

到他發覺客廳內內外外站滿了家人，他的妹妹多次輕聲招呼他「該吃團年飯了一時，他才無力地擺擺手，低聲說道：「你們吃吧，我不吃了！」他把女兒小林叫到近前：「你還是給我掛個長途到葉宅找至善，我該親自向他們問候一下。」

他同時又口授唁電叫女婿祝鴻生代他發出去。他在唁電中說出他對葉聖老的最衷心的悼詞：

「病中驚悉聖老逝世，不勝哀悼。謹電弔唁，并致慰問。聖老是我一生最敬愛的老師，他以身作則，給我指出為文、為人的道路；他的正直、善良、誠懇的形象，永遠活在我的心中。巴金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八日」

這不是客套話，更不是說給活着的人聽的頌詞。真情真性的巴金一直深深地領會到：葉聖老把他送進文壇之後，雖然很少跟他直截地接觸，也很少機會同他細細交談，但却一直在暗中注視着他、關心着他。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葉聖老他們從香港到了北方，當時有人傳說巴金去了台灣，葉聖老聽了很是着急，立即寫信向黃裳打聽真相。幾個月後，他在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時見到巴金，巴金緊握着

他的手，他才安了心。這樣的關注，是多麼純真深厚的友誼表現啊！

文革期間，由於周恩來的保護，葉聖老較早得到「解放」之後，到上海公幹。他要求見幾個人，其中有一個就是巴金。他雖然沒有見到，因為巴金還是「反革命」，不給見客。他知道巴金的含冤受屈的慘痛遭遇，當然難過，但知道巴金還健在，無權無勢的他也只有把一切都嚥在肚裏。

七七、七八年，「四人幫」下台前後，「四人幫」搞的「巴金是反革命」結論被推翻，「上面」要對巴金落實政策，他可以參加開會，而且會前被囑寫了發言稿和文章，他能將心裏的話講出來。於是，從朋友那裏來了鼓勵，來了安慰。葉聖老這時不但幾次來信慰問他，而且還寫了一首詩贈給他，鼓勵他。詩說：

誦君文，莫計篇，交不淺，五十年。平時未必常晤敘，十載契闊心悵然！今春《文匯》刊書翰，識與不識衆口傳。揮毫雄健猶往昔，蜂蟄於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日壯，寧看新作湧如泉。

葉聖老寫這詩給巴金，是七七年十月底離開「四人幫」倒台（七六年十月六日）才剛一年，坐直昇機登上政壇的「左目天王」們還公佈在各大部門之中，輕視科學文化、輕視知識份子、輕視智力開發仍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但葉聖老敢於接觸和關心巴金，並寫詩鼓勵，不是簡單的事。

在長期被關在活葬墓中、煎熬過血和火的考驗的巴金，讀到葉老的詩，又回到了五十年前寫《滅亡》、《新生》和《死去的太陽》的那個充滿靈感和寫作激情的時代。「我的生命並未結束，我還要繼續向前。」「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均見《隨想錄》）葉聖老這樣的友情和信任，促使他重拾信心、恢復勇氣，漸解心頭結冰，在做人和寫作的正路上繼續前進。對巴金來說，葉聖老，是一個多麼好的人啊！

蕭珊走了，麗尼（郭安仁）走了，靳以走了，老舍走了，方之走了，黎烈文走了，黃佐臨走了，趙丹走了，馮雪峰走了，豐子愷走了，穆旦（查良鏞）走了，馬宗融走了，滿清走了，李健吾走了，匡達人走了，顧均正走了，茅盾走了，胡風走了，……他們不是巴金的至親就是相交了幾十年的老朋友，他們一個個由於生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年老體衰而過早逝世，故人日稀，他能不感慨、能不悲痛。如今，他尊敬的老師、諍友和「責任編輯」葉聖陶竟又撒手塵寰！他再也沒有機會聽到葉聖老那獨特的爽朗、開心的笑聲，或是看見葉聖老那張正直、善良臉上所帶的能給他策勵鼓舞的笑容。這叫他怎樣能對「時事報告」中傳來的噩耗無動於衷呢？

葉聖老的死訊，使巴金一下子感到：今後他走那風風雨雨、有泥有石的黑夜道路時，他倘若需要一點照明路燈時可就不容易找到了；他需要有人在他腳步乏力中拉一把時，也不容易得到了。他這刻感到特別軟弱無力。葉聖老這位「五四」時代的最後一位文學大師的逝世消息，使巴老他有突然失腳摔倒，頓覺四周盡是一片空虛、窒息的雲霧。

這天晚上，巴老不單止沒有心情吃團年飯，而且帶着那種惋惜、悲痛、不安的心情，一夜也不能安睡。一樁樁、一件件的往事，在他心頭起伏不停。

葉聖陶（紹鈞，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日生於江蘇省蘇州市）、謝冰心（婉瑩，一九〇年十月五日生於福建省福州市）和巴金（季芾甘，一九零四年十一月廿五日生於四川省成都市）三人可說是同時代的人，他們都是被「五四」運動「震」上文壇的知識份子。葉聖陶比冰長了十年，比巴金大了十四年，冰心則長巴金四年，葉老視冰心、巴金為好朋友，冰心、巴金則敬葉老為前輩、老師、老學者、老編輯或責任編輯。但在冰心的心目中，巴金也不是普通的文友，而是一個令她牽動情懷的過份克己為人的弟弟。

成立於一九二六年、純由文化人主辦的開明書店與不少新文藝作家結下文學姻緣。它的編輯們本身也都是新文藝作家。其中如葉聖陶，他的《小說集》《城中》，一九二六年由開明出版；一九二三年時，他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編輯，與鄭振鐸合編《文學旬刊》雜誌。一九二七年底葉聖陶寫作了反映「四·一二」政變的小說《夜》時，他正擔任着商務的《小說月報》主編。這本雜誌先是由沈雁冰（茅盾）主編，後來由鄭振鐸接手主編。一九二七年五月下旬，鄭因為政治環境的逼迫，離國赴歐，《小說月報》改由從國文部調來的葉聖陶代編。前一年（一九二六年）冰心的短篇小說《劇後》即在《小說月報》第十七卷第一號發表，她的另一短篇《三年》，亦於一九三〇年一月出版的第二十一卷第一號《小說月報》發表。在寫作上、工作上，葉聖陶跟冰心無疑是早已有了聯繫；但只是間接的聯繫。一九三零年葉聖老改任開明書店的編輯。他在開明一共工作了十多年。巴金的許多著作，都經由他審閱付樣。

冰心的散文、詩歌、小說，本來都是由北京《晨報》（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五日起）發表的，她早期的代表作、短篇小說散文集《超人》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九二三年五月）、詩集《春水》是由新潮社出版的（一九二三年五月），通訊集《寄小讀者》是由北新書局出版的（一九二六年五月）。到了一九三零年一月，開明書店才出版她的短篇小說、散文集《往事》。之後，再隔十三年，開明書店才再出版冰心所著的《冰心著作集》（小說集、散文集、詩集共三卷）。在此之前，她的作品主要還是由北新書局（一

一九三一年出版散文集《南歸》，一九三二年出版《冰心全集》、短篇小說集《姑姑》，一九三三年出版短篇小說集《去國》，詩、散文集《閑情》，一九三五年出版短篇小說集《冬兒姑娘》等，新月書店（一九三一年出版《先知》）和天地出版社（一九四三年出版《關於女人》）等去出版。冰心跟葉聖陶先生都是文學研究會的成員，不過他們的交往並不因此而變得密切。《冰心著作集》還是經過巴金的提議，她才把北新版的《冰心全集》重編交給開明出版。後來，《關於女人》一書也是通過巴金的安排，才於一九四四年交給了開明書店出版。一九四零年她寫過一篇關於葉聖陶的文章，說他們初次見面是在解放後（一九四九年後）的北京。葉老看了文章後，糾正她說：「我們初次見面，不是在解放後的北京，而是在解放前的重慶、嘉廬。」原來那次見面，是爲了洽談《關於女人》交給開明書店出版的事。葉聖老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的《日記》中，有這麼的一段記事。巴金是這件事的介紹人，當時也在座。冰心戰時（一九四零年）到重慶，是住在郊區的歌樂山。她在昆明（一九三八年）時的住處叫「默廬」。「嘉廬」可能是她在重慶的住所名字。因爲重慶的歌樂山正面臨着嘉陵江。「嘉廬」是結廬在嘉陵江邊的意思。

抗戰八年間，葉聖老先在一九三八年初離開上海到南京，十月到樂山武漢大學教書，一九四〇年才離開武轉到成都去擔任教育部科學館國文科的職務。這時，他已離開了開明書店，他寫的《精讀指導舉隅》等專著都交了給商務出版，而不是由開明出版。一九四二年夏他回到開明的工作崗位，當時開明的總店設於桂林，爲了遷就葉聖老的方便，編輯部就設在他居停的成都。一九四四年九月他到重慶是第二次光臨，這次他逗留了將近四個月，於十二月離開重慶；他見冰心大概就在這一次。十二月之後，他坐了一個半月的木船到達漢口，直至抗戰勝利才返回上海。他與冰心重逢，顯然是解放後一九五一年冰心從日本東京返國後，才於一九五三年九月共同出席在北京懷仁堂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時跟葉聖老再會於北京。這已是他們的第二次見面。

此後，冰心也跟葉老有交往，因爲他們同是長住北京的文藝界人士。葉老又在解放後歷任出版總署副署長、教育部副部長、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和第一、二、三、四、五、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五屆、第六屆全國政協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聯委員，冰心在工作上，免不了也常跟葉老碰頭（冰心也曾被選爲一至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協書記）。冰心在追述她和開明書店的關係時曾說：葉老是一多麼好的老編輯，多麼謹嚴的老學者。像我這麼一個散漫的人，在葉老面前，只有拜服、慚愧。」（見一九八四年《我和開明的一段因緣》）而

早在一九八二年二月，冰心就已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專文《我所欲佩的葉聖陶先生》，表達了她對葉聖老的認識和稱許。

從葉老早年為冰心寫的幾則圖書廣告中，也可以看到他對冰心的創作是很關心的，所以作出了十分簡明、正確的評介。這些評介，也表現出一代文學前輩們彼此之間的相互關懷、敬重和支持的大公無私風範。例如（標題為《散文世界》編者所加）：

《冰心著作集》——作者以詩人的眼光觀看一切，又用詩的技巧驅遣文字。她的作品，無論詩，小說，還是散文，廣義的說都是詩。二十多年以來，她一直擁有衆多的讀者。文評家論述我國現代文學，誰也得對她特加注意，作着詳盡的敘說，這原是她應享的榮譽。現在她把歷年的作品整理一過，定個總名叫做《冰心著作集》，交由本店分冊印行。

《冰心小說集》——作者的小說，文筆清新流利，詞句優美動人，素為讀者所稱譽。本書包含短篇小說三十篇，每篇都能在平淡的故事裏見出深微。卷首有作者的《自序》；書末有巴金的《後記》。

《冰心散文集》——收散文四十五篇。體裁雖是散文，骨子裏全是詩，展讀一過，是無上的享受。

《冰心詩集》——收新詩三十首，作者的詩以智慧和情感的珠綴成，能引起讀者內心的共鳴。

《寄小讀者》——這個集子是作者特地贈與少年們的禮物，換句話說，是爲了少年們寫的。一般認爲世間最不失其童心的詩人，作者以詩人的心情跟少年們談風景、談人事、談人與人的關係，宛如兄弟姊妹間的娓娓清談，完全沒有教訓的意味。而又特別富有感染的力量。少年們讀了，智慧跟感情自會受到深重的培養。中小學的國文課本常常選用本書中的文章，是很有道理的。現在這集子既是全份，該是少年們課餘的良伴。不失童心的成人也會喜歡本書。

《關於女人》——本書是著者用了「男士」這筆名所寫的散文。最近又加以增訂，視初版已經大不相同。本書自從發表以後，曾轟動文壇，莫不稱爲名著。良以作者觀察銳利，文筆雋美，把女人的一切，加意刻劃，描繪成一幅幅精緻的素描畫。著者自己說：「寫了十四個女人的事，連帶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我這一生只是一片淡薄的雲，烘托着這一天的晶瑩的月！」凡是愛好文藝的和關心「女人」問題的，都應該一讀本書。

《先知》——凱羅·紀伯倫著 冰心譯——本書是一冊談哲理的散文詩，裏面談愛，談婚姻、孩子，談飲食、工作，談理性與熱情，悲哀與痛苦、罪與罰、善與惡，關於人生的一切，幾乎無不觸及。作者是敘

利亞人，漫遊過歐洲，後來長住在美國。他用阿拉伯文寫了許多書，多數已譯成歐洲各國文字，有達十八國文字的。《先知》是最受人歡迎的作品。冰心女士翻譯本書，曾盡了最大的力量。她說「那滿含東方氣息的超越的哲理和流麗的文詞」給與她「以極深的印象」。

譯文更是清麗流暢，得未曾有。（以上各則葉老為冰心的書所寫的廣告，均見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的《葉氏父子圖書廣告集》）。

把冰心引進中國新文藝世界的是她那在《北京晨報》任編輯的表兄劉放園和當時任《晨報副刊》記者的孫伏園，前者把她的作品介紹到《晨報》，後者鼓勵她寫詩，決心打開她心中的文欄和詩欄的界線。其次，許地山、瞿世英、茅盾、鄭振鐸等人，也對她的登上文壇，起過直接或間接的、積極或催生的作用。一九二一年她列名於茅盾、鄭振鐸（燕大教授）、許地山、葉聖陶、王統照、郭紹虞、周作人、瞿世英等人所發起的「文學研究會」，雖然是由許地山、瞿世英替她在入會申請表上簽了名，事後才告訴她的，她可也沒有反對過。後來，她也沒有積極地參與過。許地山、瞿世英跟冰心都是燕京大學出身的。許、瞿比冰心早幾屆，許還當過冰心的助教，算是老師輩。鄭振鐸更是冰心的正式教授，給她上過課。冰心的散文《笑》、小說《超人》分別在文學研究會主辦的、革新後的《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一、第四期發表，多少有點因為她是文學研究會的年青成員而特加予青睞。

在早年的冰心看來，「表現自己」和「真」的文學，是可以劃上等號的。茅盾曾說她：「在所有的『五四』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最最屬於自我的。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會，却反映了她自己。」（見《冰心論》）茅盾還是《超人》的第一位評論者。他了解冰心，他具體地推薦冰心給讀者。

上述的葉聖陶為冰心寫的《廣告》，雖然沒有書明年月，但顯然是為戰時（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間）替開明書店出版的冰心著作展開出版宣傳時而寫的。這時，冰心已經成名，先後（一九二六年）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出任教授，成為「五四」期新文藝界的資深作家了。葉聖老雖然不像茅盾鄭振鐸、許地山那樣，賞識冰心於未成名之前，但葉聖老跟冰心的情誼，反而在中年、晚年時有所發展。他們並且越來越互相尊重、互相欣賞和互相關懷的。葉聖老說的：「二十多年來，她一直擁有衆多的讀者。文評家論述我國現代文學，誰也得對她特加注意，作着詳盡的叙說，這原是她應享的榮譽。」這段評語是多麼崇高的溢美之詞，然而却是出自老於世故、閱盡文壇和卓著聲譽的葉聖陶之口，這豈是一件信口開河的事。

《關於女人》一書在開明書店再版面世之後，作為編輯的葉聖陶還立即公開地給予它以極高的評價；